四川经济日报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三江双城一棵树

□ 张映勤（天津）

一

川南大地的宜宾，名闻遐迩，五粮液的大名早已妇孺皆知。到了宜宾才知道，这里是长江的源头、零公里处，是长江边上的第一座城市。

白塔山虽不算高，但站在塔下可以俯瞰宜宾的全貌。山下，岷江交汇，一清一浊，融入浩浩荡荡的长江。岷江一侧，码头依旧，静若处子，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喧嚣热闹。如今，交通便利，桥梁公路如织如网、车水马龙，水上运输大量减少。我到宜宾的五月底，正赶上枯水期，江上船只不多，但依然想象出当年水陆码头的繁华。宜宾是有着两千二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不仅文化遗存遍布乡野，而且气候温润，物阜民丰。宜宾为川南重镇，占尽地利之便，南来北往的船只从这里启航扬帆，运载着人类生命必需的养分。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财富的象征，水是万物繁盛的潮流。宜宾可谓得天独厚，三江交汇，地处要冲，扼三省之咽喉，控巴蜀之门户，历来为水路交通的重要枢纽，是川南最早的物流中心、商品集散中心。沧海桑田，世事变幻，滔滔不绝的江水奔腾不息，江水像乳汁一样养育了这块富庶的土地。

我以为，宜宾的民风民情、精神品格、城市地位等文化特征的形成都与三条大江密不可分密不可分。城市文明与江河文化相生相伴，有水就有人，临水而居是人类生存的选择。城市的诞生、发展，离不开江河的滋养和哺育。宜宾因水而生，因水而盛，享尽了大江的恩泽赐惠，三江之水，日夜流淌，流淌在千年的岁月里，流淌在百姓的生活中，流淌出美感，流淌出活力，流淌出无尽的机遇与财富。三江交汇，藏天地精华，聚古今财富，不仅为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带来了商业文明和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开放包容、奋进拼搏的地域文化。而且至今还在创造着活力四射的城市特征，演绎着说不尽的动人故事。

站在白塔山往下望去，三江汇合呈Y字形，两翼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汇合。沙岸石首望宜宾古城，传统的“黑一白”（煤矿与白酒）支撑起宜宾曾经的经济命脉，尤其是以五粮液为代表的酿酒产业，化水为酒，造福一方。宜宾的水就是财，光五粮液集团的销售收入就超过千亿。

老城不大，店铺林立，酒厂遍地，聚富汇财，商贾云集。那里保留着宜宾特有的历史底蕴与精神传承。

跨江的左岸是宜宾新城，一座新的城区拔地而起，行政中心、商业中心、住宅区、服务区合理分布，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近二三十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一新一旧的城市模式遍布全国，宜宾概莫能外，新旧缺区临江而建，共同延续着城市发展的前世今生。

水是这座城市的摇篮，水是这座城市的血脉，水是这座城市的生命所在。三江造福地，它以开阔包容的胸怀、勇往直前的气魄，铸就了宜宾人“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

有水就有山，如影随形，相依相存。宜宾也是多山之地，以丘陵地貌为主，他们在改造旧城，打建新城的同时，又在长江边上的山野之地开发出一座智能化、知识型新兴城区——三江新区，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续写新的篇章。

二

宜宾在人们的印象中始终和水联在一起，始终和酒联在一起。传统的资源型产业固然有它的优势，但是面向未来，如何发展？相关领导在确立新区的发展战略中，大胆地提出建设“双城”，创新驱动发展的思路，即在长江岸边建设大学城和科创城，把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作为抓手，打造教研产城一体化的新模式。

宜宾对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距离十几里、隔江相望的李庄，在抗战时期，不是三千人的小镇，接纳了超过一万两千人在此生活工作，时间长达六年。他们是中央博物院、同济大学等十余家国内著名的教研单位的学者、师生及家属。在战争年代，李庄与西南联大一样，为保留、延续中国气若游丝的文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李庄的名字深深留在国人的记忆中。而今天，三江新区在确立自己前景规划的时候，继承了李庄重学重教的传统，要在高低不平的山丘河滩打造一座新城区，这种胸怀和眼识让人赞佩。

宜宾要建大学城，在有些人眼里有些不切实际。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作为地级中等城市，宜宾的教育资源相对贫弱，与城市地位不相匹配。几年之前，数百万人口的宜宾只有一所普通高校和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学生两万多人。

建大学，不是有地有钱盖好大楼就行了，关键是人才——师资、生源。建大学需要大投入，不可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短期效益，它就像养孩子，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财力，要精心呵护培育，孩子长大成人才有可能做出回报。宜宾要发展，要创新，必须走一条新路，必须面向未来，立足长远。相关领导在经过审慎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教兴市、产教融合的战略，以教育为依托，汇聚科研创新团队，以“双城”驱动使宜宾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双城建设，关键是人才。人才哪里来？除了靠优惠的政策重金引进之外，更需要自身的培养。为此，宜宾人做出了诸多努力，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资金扶持、生活配套……方方面面想尽了办法，用尽了心思。他们在双城建设上实行三个三分之一的土地开发模式，即教学科研、公共设施配套、商住市场开发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对于引进的人才，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交钥匙，拎包入住。越来越多的人才源源不断地汇聚到新区。

就传统制造业而言，宜宾有基础，有优势。单说酒都酒，有五粮液这块金字招牌，带动了系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在做强做大资源型传统产业的同时，他们要向知识型智能型的高端经济迈进。新区的许多项目对他们来说都是空白，但是他们敢为人先，敢于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勇于填补空白，开创未来。创建大学城、科创城就是他们的重大举措，“双城”建设如同为宜宾的腾飞插上两只翅膀，双翼舞动，振翅高飞，新区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什么是宜宾模式？我以为，首先是敢想，大胆地规划未来，这是开拓进取的前提，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决策着如果瞻前顾后、畏足不前，终将一事无成。

三江新区是想出来，更是干出来的，确切地说，是三江人——干部群众一点一点拼出来的。

在三江新区，我见到最多的是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他们的电动车散乱地放在路边，工地上人们忙碌的身影与施工的机械交织在一起，构成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新区从立项建设到今天初具规模只有短短的三四年时间，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道路便捷通畅，一片片厂房、校区像雨后的蘑菇在江边大地上凸现。同行的接待人员告诉我，去年来的时候，这里还是坑连不平的土路，半年后的今天，这里已经变成宽敞平坦的通衢大道。新区的变化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实不为过，几天不来，面貌一新。我注意到，变化的不仅仅是街道路面，还有两侧的绿化、花丛、树木、草坪、隔离带，有的像花园一样校繁叶茂，有的正在种植铺就，新区的建设每一天都在加速进行。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里没有建筑工地的脏乱嘈杂，见不到尘土飞扬，见不到车水马龙，施工现场装着遮挡板、喷雾器，紧张忙碌而又井然有序。

新区的建设者们在夜以继日，只争朝夕地奋战，他们把汗水洒在这片土地上，换来的是崭新的、充满活力、奋发向上的新区面貌。在保证质量、符合安全标准的前提下，四川大学宜宾分校从动工到建成仅仅用了145天，四川轻化工大学一期190天完工，智能终端A区工程封顶只用80多天，这就是三江速度，三江效率，抢占先机，一刻不停，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

我不想叙述其中的过程，我们只看结果。大学城、科创城，目前已与清华大学、中国人大、同济、哈工大等二十所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落地建成的高校有十二所，产业研究院十二所及两个院士工作站，在校的学生超过7万人……

八方聚英才，双城起江边。在人才、科技的支撑下，一大批以智能终端、轨道交通、锂电、汽车、新材料等产业为代表的上千家企业遍地开花，以惊人的速度刷新着人们的视野。目前三江新区发展迅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人才聚集、人气旺盛，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创业、生活，带来了地方经济的全面提升。

一切都是从无到有，从零开始，一切都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完成的。三江人在白纸上绘图，在白纸上写字，一座新的城区，无数的建筑像魔术一样在这片热土上拔地而起。三江在崛起！三江在实干！三江在发展的路上高歌猛进！

这是一座激情澎湃、充满活力的新城。在这里，我见到最多的是一些年轻的面孔，他们身上洋溢出的勃勃朝气深深地感染了我。进出校区的学生不必说了，在广汇，步履匆匆的几乎都是青年员工。他们是新区真正的主人，真正的建设者。路上，我注意到，员工宿舍的阳台上挂满了晾晒的衣服，像一面面旗帜组成的方阵，五颜六色，炫目多彩。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也是新区最主要的生力军。我们在赞佩决策者的同时，更应该记住他们的奉献与付出。劳动者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正是他们的勤奋工作，默默付出，才有了新区巨大的成就。

我了解到，新区的设立为解决当地的就业创造了良机。什么是民生？就业就是最大民生。新区吸纳的产业工人大多是当地的青年，大多是九零后。他们不再外出打工，不离故土，守着家人，通过劳动，就能创造价值，过上好日子。这种幸福，看似简单；这种诉求，看似平常，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却显得十分难得。在新区，流行着这样几句口号：“三江就业好，照顾老和小，”“就业到三江，何必去远方。”这白朴素的话语道出他们的心声。

有人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才是最宝贵的。我以为，人才不光是那些掌握知识、充满智慧的科技人员，也是掌握了基本技能的普通劳动者。“双城”的建成，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面貌、城市经济，更是城市文明、城市素质，而这，才是最重要的，它是新区的未来，新区的希望！

三

在参观大学城的路上，听到的一个故事，让我心生感动。

三江新区的建设开发，需要大量的土地，山区的原住民生于斯长于斯，对土地的依恋是城里人难以想象的。尤其是有些村民靠种植水果为生，收益不错，让他们搬离故土自然难舍难分。生落在大学城一角的成都工业学院，原为凉要乡九里村，村民种植无公害的葡萄，凉爽的葡萄质优价高，远近闻名，葡萄上人们的生活提前进入了小康。

征用土地，历来是让干部有感到头痛的事。走街串户，走访群众，耐心细致地讲解政策，可仍然会问题成堆，矛盾重重。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九里村的征地工作却进展顺利，提前四十天就完成了任务。一方面是政府的补偿措施合理到位，充分考虑到富裕农民的切身利益，种植户每亩多补助四千元，群众的安置和就业都有一定的保障，许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成了挣工资的城里人；另一方面，村民听说征用的土地是用来建大学，办教育，这可是造福后代的好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道理他们清清楚楚。征地工作出乎意料地得到大家的积极配合。但是村民提出了一个条件，希望能保留村里的一棵黄梅树，无论搬离多远多久，这里曾经是他们的家。这棵古树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树干粗壮，四人合抱才能将树围过来，树高超过十五米。更为重要的是，古树所在的位置原来是一座大院，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许多村民世代与树相伴，乘凉歇息，朝夕相处，大树就像他们的家人，不仅留下了深深的记忆，而且有着割舍不下的特殊感情。

乡亲的愿望反映到施工方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公司领导经过调研发现，在三江新区的范围内，九里村的黄梅树是唯一的古树，它见证着村庄的历史，演绎着乡村的故事，凝结着村民的乡愁。虽然这里要拆迁，但是有这棵树在，村民的魂就在，他们就像放飞的风筝，人离开了，古树牵挂着他们的心弦。公司领导决定满足村民的诉求，改变原有设计方案，留下这棵古树。经过反复修改方案，预算后增加的开支将超过二百万。原计划拔掉古树的地方要建一个小广场，影响学生活动中心。为了保护古树，一切要从头再来，他们以古树为中心，建成一座拱桥，通过亲水步道与人工湖连接，各项施工加大了费用，但是为村民留住了乡愁，也为校区平添了一处独特的景观。

保护古树，不仅仅是保护一处自然生态，保护一段人文历史，而且是保护人们的一份念想，一种情感，让老百姓从中获得幸福感、认同感。为了一棵树，建筑方不算经济账，算的是感情账。尊重乡亲的感情，满足百姓的愿望，这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以人为本，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尊重，人的生命、人的利益、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以及人的情感诉求。

树是有生命的，树是有灵性的，黄梅树植根大地，承载着村里人祖祖辈辈的成长记忆，将继续见证着三江发展的今天、明天。

三江福地双城观，一棵古树住话传。在这片创造奇迹的土地上，每天都在发生这样感人的故事。

三江新区六咏

□ 凸凹（成都）

白塔传

当我看白塔，看见的
是三江正用一滴一滴的水
在塔上刻字

当我看三江，看见的
是白塔正用一块一块的石
在水中磨刀

而东山寺里的东山
正坐在白塔山的两根肋骨间
将钟声敲出一行东雁

岷江有两位太守
上游是李冰，下游是白塔
白塔与李冰一表带水

白塔是秦太守放牧的五牧石犀
迁江到明朝，用时间的月光
修出的道

三江古榕

我们走了，独把一棵地标留下
村子上了村，院落上了树
族谱上了树，血脉上了树
我们翻过山坯
还看得见每一片树叶都在挥着风的手

然后
顺着云的阶梯下来
根与大地腋在一起
树长多高
我们的执念与宗教长多高

迁处
我们从大海往回赶
湖着大江往回赶
归建再通，时空再变
也迷不了我们回家的路

不迁处
我们为琅琅读书声栽花植草
下洞物纽无声的泰雨
埋首钢头都是一根原乡
都是年轻的蓬勃，古老的蔽荫

玫瑰书院

钟声是一朵玫瑰
读书声是一朵玫瑰
建筑的生长声与廊摇声是一朵玫瑰

清朝的海轮和元花村小学的名字
是一朵玫瑰
在这里

造三江的修道与凤雨声
造时间的玄又与唱诗
造一朵玫瑰

只有教室的穹窿是白鸽飞过
带着宗教的优美弧线
坚硬如刺管，柔软似花语

在这里
身体中的每一朵玫瑰
向上生长，一一对位

东山寺

最壁难岩石让出的江山
是最慈悲的心肠

上天坐还是下地狱
报恩的石阶皆为必由之路

必由之路无论宽窄
都有白塔盘坐于一根灯罩

为之
定心、照路

中元造纸厂遗址

工迁去了，厂去迁了
只有这锈跃式建筑
还在用吱嘎吱嘎的木地板
写着青藤爬满的日记

一切都迁去了
只有那一脸实业报国的热血
还在我筋骨的纵上
响着扎声

只有
香烟纸、牛皮纸、鸡皮纸、烧图纸
以及钞票纸，还在把洛阳纸贵的旧闻
制造得力造纸背

内迁的何止1939年的春天
何止苏州
德惠志，许賢关、下江北
在三条江的语法里造着连续的断句

与三江有关的算式

711公里岷江与3481公里金沙江
流到这里，汇流成0

6300公里长江
在此处为0公里

6300公里送的大海
在此处为0距离接触

0，多像一个新区的
长相与天吻

先前，装着三江。现在
装着一城子的山水、经济和林服因

四川时代一期项目

玫瑰书院（鲍安华 摄）

中元纸厂大礼堂（鲍安华 摄）

万里长江第一港——宜宾港

院与城

□ 卓慧（成都）

远远望去，它就像不避居乡间经年，数历沧桑磨难的乡绅，穿过时光迷镜，持重、淡然地站在硝烟散去，劫后复归安宁、一派清朗平和的天宇下，悠然地、练达地发散他对自身、对人世的思考。

远远望去，它甚至有几分怯懦、低调，就像个不受待见的破落贵族，虽自仍挺着笔直的身板，却免不了被闲置一边，遭受冷眼和漠视——它的外墙前面，仅间隔一两米的地方，兀然矗着一栋两层砖混水泥楼房，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修的那种上下各三四间屋四方平顶干篇一律没有特别样式、也没有任何修饰的农家住房，简单朴旧不说，关键整个就像是一块为表达某种轻视而故意放在人家眼面前的弱应货，让你做不开胳膊踢不了腿，甚至一深呼吸就是其难闻的体味儿。而它，却无法表达说进行申诉，无可责何，故唯有静默，长久地静默。

它当然不是乡绅，也不是破落贵族。从属生起它就无思考、无言说、无表达的能力，从诞生起它就只是以一个宏阔壮实的存在为人所用，就只是为需要向上帝表白心迹、表达诚意的人敞开怀抱之所，为学习、理解、传达上帝福音者提供专属之地——是的，诞生之初，它就是一座教堂，一所天主教在中国川南地区培养神职人员的书院，即位于今宜宾市三江新区火花社区的“玫瑰书院”。

传布上帝的福音，让有罪的身心得到救赎，可以说是天主教自诞生以来最核心的宗旨。且不说教派背后那些权力、政治的因素，单就传教士们一个个背井离乡不远万里，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或许还会遇到匪徒、疾病等的侵扰，终才从大西洋边的法德等国到达这遥远的远东，甚至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除了教会给的一定资金和少量的随身物品外，别无一物，语言也不通，却愣是凭着双手，凭着诚心、凭着韧性，凭着坚持，凭着连比带划似通非通的反复言说和示范一人，就建起了这惊涛的教堂，开启了传教之业，这种精神，这种毅力，想想都让人心生敬意。

自1841年，罗马天主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元朝，后随元灭而近绝迹；直到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才再度传入中国，并渐渐扎下些根须，后陆续开枝散叶。蜀南宜宾（时称叙府），是在清朝康熙末年传入天主教的。咸丰十年（1860年），天主教川南教区在宜宾成立，教区管辖宜宾、泸州、乐山、自贡、内江及西昌、雅安等处所辖51厅、县教务，直接受罗马梵蒂冈教廷管理。教区主教的任命，必须经罗马教廷批准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同意。眼前这座书院，又称玄又玫瑰教堂，即由法国传教士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所建，是天主教川南教区培训神父的综合性修院，也曾经是川南地区最大的教堂。

“玄又玫瑰”——玄又者，大又、深又也；天主教徒眼中的玫瑰，则是圣洁、美好的象征，是敬献给天主和圣母之物。教堂名之为“玄又玫瑰”，且主梁以红色为基调，而红玫瑰代表自我牺牲和淡赎，无疑昭示着教士们对天主、圣母的一片敬意和诚心诚意愿意自我牺牲的那片初心。川南地区最大的教堂——单个的“最”字，似就应与扫国、宏大等字眼相连，得有相当程度的规模、体量、气势等相匹配，尤其在热衷于追求大的国人的审美定势中，一目有了“最大”相标榜，那投入、那架势，怎么看也小不了——犹如江湖话说，身为带头大哥，一副小身板怎么镇得住场子？不大不行啊。

这座教堂，刚建成时是何模样、占多大面积？历经140多年风雨和战争等的冲击、剥蚀，其外形，虽然高还有些许遗迹存在，但显然已不是当年的原形。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能扼杀生命于无形，能让曾经貌美如花肤如凝脂的绝色美女不敢搅镜，对无生命的建筑来说，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如此。稍瞄一下现今尚存的一些古建筑便知，世间最坚韧者是石头，除此之外，能抗住岁月长久的磨砺而依然不倒、屹立不倒。这座教堂现存的遗迹，是砖木结构，占地3000多平方米，青砖围墙，高厚结实，四角有碉楼。主堂是典型的欧式风格，脚坊为石质柱础，雕工精美，主体呈朱红色，由一大两小三道拱形门组成，每道拱门之上各有两扇半圆弧形拱窗，拱门之上一般西方教堂常见的马赛克镶嵌装饰，这里换成的是青花瓷碎片，图案除了基督教常见的《圣经》内容，还有中国式的梅院山水、花草蝴蝶等，显而易见是此的是中西结合的样式。牌坊的顶，也没采用西式常见的巴洛克式，而是中国式三层歇山顶，还有翘檐瓦当。堂内空间高大简洁，我等去观览时已经无桌无椅，空空荡荡，两侧及正方墙壁上端仍开有半圆弧形窗，穹顶也非常见的西式教堂的八角形，而是中式卷棚，也无西方教堂常见的彩色花玻璃装饰。一眼看去，墙、窗都透着从雨剥蚀后的暗黑灰败，苍凉既较自不待言。主堂两边，是一楼一底带回廊的木楼，典型的川南民居建筑样式，据说当初曾是神父们的教室和住房，和作厅房的前堂连在一起，构成一个标准的四合院。

它当初到底是什么模样？知者莫过于宗眼目睹者，或翻阅当初的图像资料。可谁能找过140年以上的光阴呢？现今不是零若晨星，而是根本无一人。图像资料，也是付诸阙如，无迹可寻。有人探访多少知道一点儿往昔的老人，“听老人们说，以前的玫瑰教堂要比现在大得多，四角碉楼还列，围墙有3米多高，总是关着高高的朝门，很神秘，偶尔会看到洋人进出。大门外是一排洗浆房，还有几棵又高又大的香樟树。”

其实，物重要的是尽其用。它当初的模样是怎样的，自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曾经发挥的功用。据悉，这座教堂自建成后，就是天主教教士传布教义、举办宗教活动的场所。2010年40年代，同济大学迁入李庄的抗战时期，学校外国教师中的天主教徒，每周都从李庄乘船过河，到一河之隔的对岸玫瑰书院来做礼拜。作为川南地区最大的教堂，它后来成为了书院，是这个片区培养修生的地方。修生一般要修七年至九年，再经过三年试用合格，由主教举行圣典，升为神父，再分派到其他县市或有教学的地方担任本堂神父，或留用本院任教。学生来源大都是川南地区天主教的教友子弟，被选学员必须具小学以上文化基础。到1949年时，书院约有五十多名学生，以光后入学时间和学习基础分高班、中班和初级班，他们吟穿衣、吃饭、住宿以及生活用具全部由书院支给。书院开设有拉丁文、语文、数学、书法、地理、历史、音乐、高班还加学中国古典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外国传教士陆续回了国，书院遂停止一切宗教活动。院舍则一部分分给了当地村民居住，一部分作为学校、名火花村小学，有五个班，两百余名学生。其后，火花村小学从玫瑰书院搬了出去。后后，便冷清着。再后来，成为当地生产队队的库房和五保户的住房，直到近些年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进入维修建筑之列，住户——迁出、腾空，方为眼前的样子。

有人说，凡是没有被诗歌照亮的地方，无论它多么优美丰饶生动，都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偏僻之地。这个论断，用在一些没有走入过诗人、准确说是大诗人视野的偏僻落后之地，或许是对的，但就像所有的“凡是”都有例外，所有的全称判断都多被一种主观妄断，都会遭遇漏网之鱼一样，空谷幽兰，仍会有被不经意的一瞥的芳香。存在于里140多年的玫瑰书院，或许没被诗人讴歌过，可对于曾经在这里洒下过心血的传教士、安顿过片刻灵魂的教徒、接受过文化启蒙和知识熏陶的学生来说，不管现在的它看上去怎样破旧潦倒、怎样斑驳残缺，但它仍就是一朵散发着芳香的玫瑰、圣洁而又安详。

又或者，整个人类文明就是一个代代相传、前后相接的集合体，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微不足道的点，却又都自有其使命。就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使命，一座教堂、一座书院也自有其使命。使命一旦完成，它就退隐，甚至消散，但悄悄地、不经意地，甚至是若断若续地、一种续接又若大地深处漫生的根一样，凡脆肉眼还习焉不察，它们却已实现了交接。譬如当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同时，就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川南教区用部分赔款和经营所得，先后在宜宾城兴办了“公信医院”“公信小学”“公信女中”“公信幼稚园”等，使宜宾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方近代的医学、教育和摄影技术。

而今在离玫瑰书院不远的长江边上，一旦地上万亩，包括四川大学宜宾研究生分院、电子科技大学宜宾研究生分院、成都理工大学宜宾校区、西华大学宜宾校区、四川轻工业大学宜宾校区、宜宾学院等在内的10所四川省知名高校纷纷在此落地、建校，并且大部分已蔚然成形；宽阔的校园，挺拔的教学楼、宿舍楼、平整的塑胶运动场、绿明满目的树木、草坪，以及有小桥流水环绕的园土划墅，郁赫然在望。一个个校区，开车绕半天也宽不完，上万亩土地，一幢又一幢校舍，成片成片地、没有一点过渡地就那么连在了一起，再加上淡淡的氤氲其间的学习氛围、科研气息（游荡时值假日，再加上可能因是新建成，生员、教员都还没到位，故感觉尚淡），还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学城”。

学，后必有善。都说21世纪，是人才拼搏的世纪，谁拥有的人才多，谁的发展就更有潜力，更有可持续性。或许正是看到了此点，“心生而后言立，言立而后文明，自然之道也”，当地主政者排除阻力，不惜牺牲掉一部分经济利益，规划出这么一大片地来筑巢引凤，引进一批高校，特意建造了这么一个大学城，以让未来的发展人才不断，生生不息，让人类文明的传承代代有续。

“大学”者，教学之地，与之“书院”，何其同敌！是耶？非耶？

我似乎窥到了什么真相，心底悄悄掠过一丝惊喜。

在宜宾与蓟草相遇

□ 蒋蓝（成都）

我总以为，唯有置身白塔山之巅，俯瞰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汇流，才是回忆的最佳时刻。而矗立在山头的九层白塔，宛如一个历史的战标，既守望着右侧老城的凤凰涅槃，更见证了一座崭新之城的轰然崛起。

金沙江从青藏高原奔流而来，澎湃着莽野的生命气息，岷江则孕育了天府之国的富饶和古蜀国的文明，两江在宜宾交汇共入长江，这不仅是三条大江的交汇，更是三种精神、三种不同历史的对撞生成，由此开启了长江文明的源头。

适当的雨，落在颗头上，落在脸颊上，让我最能感伏的记忆，一般而言均是湿润的。在汗液四溅、花木扶疏的三江新区，置身于社群的声声叫喊里，在台鹅的赛羽与翅膀搅动的气流之间，总有四起的蒙蒙雾气自历史深处滚滚吹来……

历史上第一个开发西南夷的人，是秦始皇。秦始皇一度为回到楚国的3000楚兵而夜不能寐，于是决定修一条军道，准备打通蜀道。这条道从蜀国的僰道（今宜宾）开始，经过西南夷地的勃（贵州）到夷县（昭通），夜郎（曲靖），宽五尺的道还没有修到庄蹻所在的滇池（晋城），短命的秦朝就驾崩了。

明朝曾学佺编撰《蜀中广记》，引述了《九州要记》里的一个故事：西汉时节，夜郎国王及众夷王，一方面贪图汉国缯帛华美，又自以为可以凭险固守，当时无路可以通达夜郎，汉朝廷对此的确颇长莫及。唐蒙洞察诸王意图后，于是上书汉武帝，请开夜郎道，以广巴蜀之地。武帝深以为是，略令唐蒙为主管，司马相如为副职，征发巴蜀士卒民夫数万人修筑夜郎道。唐蒙命令僰道令监督施工，以军兴之法部勒，限时完工。从秦时常颁所筑僰地青衣道开始鼓土动工，山道长达千里，直指洋洋河工。由此可见，唐蒙是西南丝绸之路居功至伟的开拓者、拓荒者。

僰道令岂敢怠慢，他早出晚归，尽力施为。但山石坚硬，加之雾雨迷蒙，以至工期了工期。为此唐蒙大怒，决定杀无赦。临刑之前，僰道令感叹：“恨不见成都市而死！”（僰道今所言的“成都市”，是成都的街市之义。）为满足僰道令这一毕生最大心愿，唐蒙在位于泸州的和义郡（唐朝天宝（742年）后归属荣州）立刻造了一座成都城，现在想来就是一座成都街市的微缩景观，僰道令终于看到了成都，死而无憾也。由此可见，繁华的成都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宛若人间仙境……

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不变的似乎只有滚滚东去的江涛，万里长江首城——宜宾，在不断播散醇酒芳香之余，它还有惊叹的一面。

在游历了三江新区的科创城，特别是十几所大专院校所构成的大学城之后，实事求是地说，这里的现代化街区的建设水平，比成都还要成都！

三江新区不仅仅有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新兴产业，还有粉红色的玄又玫瑰书院，还有古老的佛寺，还有位于龙头山的千亩花园田那景区。我行走在“野蒙云洞”的幽静小道上，初春的雨说停就停了。下午的阳光撒在赭红色的泥地上，反弹起缤缤混合有青草味以及月季花的味道，庄陵山地无风，绸叶林与灌木手拉手呵护着这种乡野的味道，更有一种让人从容辨识的无蔽，那就是乡愁的场景。

龙头山近年精心推出的乡村振兴游游、体验民俗活动声名鹊起，吸引了大批游客。果树遍地，花木扶疏，现在正值月季、牡丹、蜀葵、三角梅、蓝花楹的怒放时节，人人花海，目迷五色，大家渐行渐远。

在一大片整齐的枇杷树里，我看到树下有不少奇特的草，在阳光下举起了毛茸茸的花球，山风一荡，就撒出一茎茎半透明的银白丝绦，约半寸长，轻若而不受力，在风中互自滞留，不坠。这不是蒲公英，而是蓟草。

蓟为形声字，但似与鱼无关。鲫，楚人谓治鱼。“治”，读团音，“治鱼”什么意思？就是剖鱼之意。这也暗示，最早发现大面积蓟草丛生的区域，比如河北，多毕竟水洋鱼乡。

“深秋时节我经常看见没用干瘪的蓟草在田野上飘落，它的精华已不复存在，也许是被饥饿的黄雀吞吃了。它们的底部没有了种子的羁绊，风一吹便飞开去，翻过无尽的障碍。它们也许是走得最快最远的，但最终休息下来，却没有一株蓟能长出来。”

写到这里，应该不是梭罗的目的，他的思绪不禁从大自然返回到喧嚷的社会：“这些蓟草让我想起那些为了狂想而忙碌却最终无果的人。他们念叨着‘经历一番’，可实际上却没什么经历的。这些匆忙的商人和股票经纪人，要么慌着借贷，要么在股市里赔钱，一输再输，蠢蠢欲动却没有目标。在我看来，纯属无事找事，连像子都不屑去做。当你想引导或拯救一个着迷的商人（把他拉出进退维谷的境地），带他到风里，让他四下看看，并清楚自己身下有没有成功的种子。他要飘浮得慢一些，稳健些——他的事业也就有望了。”

梭罗是希望利用蓟草飞舞的花絮，来告诫急功近利的时代。

蓟草之花，飞得舒慢。因为舒慢，才得从容；蓟草之刺，沦决凯麟。因为尖利，让人停止。

但即便停止了，也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彻悟啊。何况大江日夜流，时不我待。

我现在似乎终于意识到，这里的蓟草之花，是从迅疾奔流的长江里，飞身而起的朵朵浪花。它职责所在了阔达与微小、迅疾与舒慢、种子与思想、都市与乡愁的辩证。

有人说，蓟草如美人，那是看到了飞花的诗意一面。有人说，素人如蓟，那不过是看到了它平凡的一面。在我看来，刺蓟如针，恰是“金针度人”的隐喻。

时至今天，也许不仅仅是看到一座现代化新城的崛起，我还看到了乡愁，我更愿意看到梭罗的种子，不是生长在牛粪堆里的那棵随粪而去的刺蓟，而应该是长在野地里的、长在喧嚷里依然望勃兴的人心之中。

这才是梭罗的种子。这是一个深爱大自然的哲人的全部信仰。这一切，关乎植物，关乎自然，关乎命运，更关乎一个时代的转身与发展。

这，是否也是“三江汇流”的深意呢？！

城与乡的歌

□ 周云和（宜宾）

一直没有想通，在那个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乡村僻野，居然修了那么一座堪称富丽堂皇的豪华建筑：玄又玫瑰教堂。后人说它有“宜宾圆明园”之称，还说它是川南最大的外国宗教场所。

宜宾城里现在还有三个教堂，分别处于拱星街、鲁象交、星星街，都在闹市区。独独玄又玫瑰教堂修在离城区很远的乡下，要开个会办个事，现在小车一开，呜嘟嘟一会儿就到了；放在日纸安步当车的那个年代，至少要走个半把天。信徒们去教堂做弥撒，听牧师讲经说法，也存在诸多不便。

也许是为了追求某种独特效果吧，当初在一方山穷水恶的田园之间，映入百姓蠕孔的，无不是低矮的茅草房、破旧的青瓦房，突然见到一座气饶恢弘、身姿伟岸、装潢新颖别致的高大建筑，我猜想，他们除了震惊、剩下的只有赞叹。不要说他们，我多少还算是走过一些地方，见过一点世面的人，当第一次站在教堂弹楼前时，也为它那魏巍然的不凡气宇、超群然的不俗相貌惊讶不已，感慨不已。

资料载明：玄又玫瑰教堂建于光绪二年（1876年）。徘徊教堂前，我思绪翻飞，想象着145年前，要在茅草屋旁的地方，修建这样一座占地3500平方米的建筑群落，现在来说小菜一碟，但面于当时交通运输条件，无疑是一项大兴土木的浩大工程，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与困苦。手摸墙头，我依稀看见当年运送建材时人抬马跃，挥汗如雨，走在那奇虫狭窄小径上的劳累情景。法国巴黎传教士们，早在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就来到宜宾传教。第一个把脚印踩在宜宾土路上的，是巴黎外方传教会一个叫白日升的神父。经过160多年的苦心经营，尽管宜宾成了管理川西南6个州府51个厅县的天主教区，借用民间的一句话来说，传教士们“连狗窝都没得一个”，主教寄居在信徒家里过日子。直到同治九年（1970年），传教士们向信徒借贷，耗时5年，才在乡都长街信访办地址兴建了“大法国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川南教区主教公署”即天主公馆。如今位于宜宾城内拱星街30号的天主堂，是光绪四年至二十五年（1879—1899年），川南教区从四川、宜宾发生的几次教案所获赔款中抽出部分银两而建。那么，修建玄又玫瑰教堂经费从何而来？我找不出答案，但可以肯定，修建者在筹集经费时，肯定挖空了心思，抓破了头皮。

环顾玄又玫瑰教堂，它由前堂、中庭、厢房、牌楼、后堂、耳房、四角上盔式雕楼，以及砖石围墙组成，为一坐东南向西北向的四合院。灼目的亮点首推牌楼，典型的欧式建筑，石质仿木三道拱门顶，四柱三间，十字柱础，一大两小三个拱形大门，每个拱门之上各有拱窗两扇。牌楼主体呈朱红色，拱门上面用青花碎瓷块嵌成各种图案，有中国式的庭院山水、花草蝴蝶、人物故事，还有西方的基督教图案，它融建筑结构和装饰艺术效果为一体，具有实用和象征意义。如今虽然色彩迥漫，残旧驳落，但还是难掩中西合璧建筑的气派壮观，依然见证着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进程。怪不得我们一行人，走进教堂的时候，纷纷掏出手机，对准牌楼没拍一气。

记得第一次走进玄又玫瑰教堂，里面全住着农家户。阔大的天井里，纵纵横横的杆杆绳绳上，挂着的衣裳裤子襟襟片片，偏心无肠爱飘不飘的；鸡在悠闲地觅食，猫儿对我们的到来闭眉闭眼爱理不理。牌楼进去的后堂，典型的欧式教堂风格，礼上顿生庄严肃穆之感。引首穹庐木顶棚，色彩褪尽，破烂陈旧，但风骨犹存。风从残破的窗口吹来，呜呜鸣的，恍耳一听，有如听见信徒们做弥撒的喃喃之声。堂屋一侧一张方桌上，三个老者打着光荣圈圈坐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话桑麻，沧桑的老脸满是自得其乐。

第二次陪朋友去玄又玫瑰教堂，铁将军把门，唯有脚踩荒草，在外面瞎蹦哒。想从门缝里看看牌楼，目光被挡在门外。后来被一个自称看护教堂的当地农民，领着从北侧一道坍塌进去，低头弯腰左转右绕，才来到牌楼前。其时农家户全部搬出，人去楼空，有如深夜走进坟场一般寂静，毫味弥漫。几只麻雀，站在屋脊、牌楼顶上，嘲嘲啾啾，不知在向我们诉说，还是倾诉，抑或警骂；但不管哪一种态度，我都欣然接受。

及至这一次参观玄又玫瑰教堂大门洞开，呈热烈欢迎姿态。地面虽然打扫过，但还是难掩陈旧破败、凋零荒